

小塘玫瑰花田

◎黄和林

九百九十九朵
玫瑰,算什么爱情
假如,我爱上了你
就送你九百九十九亩
玫瑰花田

你站在北江的堤岸上
一边是澄江如练
一边是繁花似海
热情的红,华贵的黄
浪漫的紫,高洁的白
在风中追逐着,涌起的波浪
让你仿佛置身在梦幻般的伊
甸园里

当玫瑰花踮起脚跟和晚霞拥
吻的时候

我想,牵着你的手
漫步玫瑰花田
疾驰的列车,拂起
你的裙裾,一朵红色的玫瑰花
在心的田野里
鲜鲜亮亮地燃烧



雨夜茶香洗红尘

◎杨翠银

当我看到小和尚笑意烂漫,手捧莲蓬的紫砂香炉时,心醉了!于是,小和尚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姿态,成了我茶席“上宾”。

爱上茶是近两年间的事。每一个慵懒的清夜,点一炉檀香,煮一壶沸水,沏一盞香茗,就这样倦在陋室一隅,或听雨滴弹奏成曲;或在清风明月下静坐,看着茶叶在沸水中翻滚、舒展;或卷袖捧书闲读,与作者来一次心灵的对话;或拾一段自娱自乐的文字……直到把一盞茶水喝到无味,把一壶沸腾喝到冷却,喝到檀香

燃尽,更深层静方肯罢休。

都说“千秋万代一壶茶”,当一炉沸水注入壶中,那一叶枯黄在沸水中几经浮沉重新唤醒,茶香飘散陋室每一个角落,多少的烦躁,浮华渐隐淡去,没有了白天马不停蹄的奔波,没有了凡尘俗务的纷扰,任思绪在无边的夜里随意飞驰,这或许是我一日中最惬意的时候了。经历过几许潮起潮落,悲欢散聚,也面对过锥心的生离死别,浮华过后更着意厮守这一方孤独却不寂寞的宁静。

一个人,一盞茶,看似有落寞萧索之意,而自斟自品之间,却是乐在其中。喜欢普洱久经历练的越陈越香,更喜欢苦涩漫过舌尖后那一份历久不散的甘甜,品茶也品着与茶相似的人生,那不单是人与茶的惺惺相惜,更是茶与内心最澄明的对白,没有什么比茶水更能涤净心尘,生活中的得失对错在这刻已经不再重要。

今夜下着雨,不大,也不小,阵疏阵密的雨打在瓦砾上、敲在窗棂上,还有檐

前的清脆的滴沥声,阵阵呼啸而过的风声,组成了一曲寒夜清音。壶中挚友相赠的陈年银毫小沱虽饮到无味,但那久经弥香的滋味却在这寒风冷雨夜暖胃、更暖心!我醉在这雨声中,醉在这茶香里。



读《天才在左疯子在右》有感

◎李诗

《天才在左疯子在右》这本书以访谈录的形式记载了生活在另一个角落的人群深刻、视角独特的所思所想,让人们可以了解到疯子抑或是天才真正的内心世界。

其中第三十章的《超级进化论》让我震撼,里面访谈的是一位女患者,她说了一番让我陷入沉思的话:“生物进化就是这样,大家都拼命进化,保证自己还存在着。大象进化出鼻子,老虎进化出花纹,乌龟进化出龟甲,仙人掌进化出刺,辣椒进化出辣味素,槐树进化出很苦的树皮……好多好多物种进化出来的特征,都是为了一个目的:存活!我们现在,就是处在超级进化的阶段。但是很有意思的是进化的环境是我们自己造成的,然后我们在这个环境

里,都什么得到进化了?社交能力,头脑反应。但是自然环境原本的进化不是仅仅这些的,这些只是一部分,自然环境下需要肌肉,需要速度,需要保护色。今后的人类,还会有很多器官没有了,但是无所谓了。嘴巴可以变成吸管,食物都流质的好了;眼睛可以更小,反正不用警惕周围环境;手指可以变成很多个,打字就更方便了;腿可以退化的更小,油门刹车全用手解决了;脖子要变粗,这样才能托住那个大脑袋……”

她在达尔文的进化论基础上不断思考不断发现,最后总结出一套《超级进化论》,我相信她能够斩钉截铁地说出这一番话,她一定做了无数的思考,无数的假想,甚至无数次为一个问题抓耳

挠腮,彻夜难眠。

她是疯子吗?我认为不是。知识道路上一条界线把通往知识殿堂的道路分成三部分,左边的路是天才走的,右边的路是疯子走的,这本书读完,我对疯子和天才有了重新定义,疯子,其实不就是天才的进化版吗?他们有着天才对知识的热爱,有着天才对问题的执着,他们甚至比天才更疯狂,更痴迷,对问题本身有着更深的见解。他们叫疯子。

第三部分,就是介于天才与疯子之间的人,叫人才。我们都能够成为人才,我们和天才、和疯子一样。都走在知识殿堂的道路上,不断探索,不断思考,不断发现。

读完这本书,我才发现,疯子的内心世界比我们更加透彻,因为他们能够抛弃身

外物、身外事,全身心投入去研究一件事情,一个物体。那为什么我们做不到呢?即使我们不能成为天才或者书中疯子一样的人,我们还可以成为走在界线上的人才啊,难道不是吗?只要我们保持对知识的崇敬和热爱,拥有对问题的执着,我们都可以很斩钉截铁地说出我们自己内心对问题的研究想法,不是吗?

《天才在左疯子在右》介绍的不仅仅是对生活在另一角落的人的所思所想,它带给读者的,更多的应该是学习这种对知识本身的热爱、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全神贯注的研究方法吧。高铭说:“时间不是流逝的,流逝的是我们。”那么,这本书告诉我的就是:只有不断的学习,才能超越时间,超越自己。

时间的空隙

◎曾珊珊

听说天空要下雨了,而我
为了逃离烦闷的钟声
便刻意出门、不带伞

路上行人一贯匆匆忙忙
带伞的和不带伞的
模糊又清晰

雨,迟迟没有下落
视线沾染着灰尘的紫色
也渐渐地失去了重心

曾经死扣的成熟笔画
一一开裂、腐烂
纸上只留下时间的空隙

似是像模像样之梦押解着呼
吸

全都倒在生命的靶场里
幽寂延绵

本版统筹/杨世聪
通讯员 蓝子华